

李一桐

在三部热播古装剧中担纲女主角，回应“谁带都不火”的质疑

想要的太多人就不纯粹

羊城晚报记者 王莉

李一桐，一个承包了一半在播大热古装剧女主角的名字。2015年，她凭借于正的《半妖倾城》出道；2017年，蒋家骏版《射雕英雄传》里的黄蓉一角令她打开大众认知度；来到2019年，和邓伦合作的《海棠经雨胭脂透》、和罗晋合作的《鹤唳华亭》以及和李现合作的《剑王朝》相继播出。三剧扎堆给李一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，却也伴随着“谁带都不火”的质疑。

李一桐用“我体寒”幽默回应网友们的评价：“我接某个角色不是为了能达到什么地步、火到什程度，或者说能赚多少钱、晋升到多少线，我忠于喜欢的事业，享受成为角色的过程。我一直觉得，想要的太多，人就不纯粹了。”

李一桐(资料图片)



导演马华干曾拍过很多TVB武侠剧，此番执导《剑王朝》在动作戏上花了很多心思。演员们开拍前集中接受动作训练，每天跟着武术指导练剑、套招，拍摄过程中也几乎都是亲身上阵，从主角到配角动作戏都不含糊。

从小学舞蹈的李一桐身体协调性很好，记动作也很快，但在力度表现上仍有欠缺：“我有一场飞檐走壁的戏，身体完全是平行于地面的，虽然说有威亚辅助，但也拍了十几二十条，挺难拍的。”因为剧中动作戏很多，吊威亚成了演员们的家常便饭，她说：“最长的一次被吊了一整天，我虽然喜欢吊威亚，但是吊一整天还是挺疼的。”

李一桐小时候有一个武侠梦，《金庸老师作品拍的那些剧我都看过》。出道之后，李一桐的作品一大半也都是古装戏：“跟古装戏蛮有缘的，拍古装戏最享受的就是吊威亚。《剑王朝》之前我很久没有拍过打戏了，所以还是很开心的，找回了久违的在高空飞的感觉。”当然，拍古装也很遭罪：“不分严寒酷暑，服装都要里三层外三层，特别热的天气里要穿那么厚，还要戴头套。而天太冷时戏服又不够厚，反正都挺难受的。”

从小学舞蹈的李一桐身体协调性很好，记动作也很快，但在力度表现上仍有欠缺：“我有一场飞檐走壁的戏，身体完全是平行于地面的，虽然说有威亚辅助，但也拍了十几二十条，挺难拍的。”因为剧中动作戏很多，吊威亚成了演员们的家常便饭，她说：“最长的



2017年版《射雕英雄传》中出演黄蓉

谈走红

成功塑造角色才是终极目标

因为今夏的热播剧《亲爱的，热爱的》，李现成了全民“现男友”，监制冯小刚都直言《剑王朝》借到了这股子热度。然而刷照曝光后，李现的齐刘海造型遭到了群嘲。“拍的时候没觉得丑，看上去挺可爱的啊。”李一桐笑称，“他一共有三个造型，戏份比较多的是其中两个阶段。一个是前期有刘海的样子，一个是刘海梳上去，各有各的可爱之处。”如她所言，随着本周剧情的释出，李现告别齐刘海，弹幕里有人庆祝“终于掀起了你的刘海”，也有人刷起了“想念丁宁的刘海”。

受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，《剑王朝》没能延续“现男友”的热度，有网友跑到李一桐的微博评论说：“谁带都不火。”令人意外的是，李一桐还真回复了一句“我体寒”：“我真的不是怼人，那天晚上就是睡不着刷微博，打算抽网友的评论回复，就抽中了这一条。剧中的浅雪就是体寒的设定，而我本人也确实是他的；社交活动以及日常生活，很大程度上也是围绕他展开。”

对这种丧失自我的状态，朱尔斯深陷其中而不自知——就如“娃娃脸”这个刷屏，是男友对她的爱称。虽然她内心很不喜欢这个称呼，但从未在男友面前表达过自己的真实想法。

凯特·戴琳斯表示，《娃娃脸》中有自己的影子：“《娃娃脸》某种程度上让我想起了我特别不愿意回想的一段日子，二十来岁的时候，我的生活简直是一团糟。而这就是我做《娃娃脸》的最初动力。”



新剧《娃娃脸》聚焦为爱情失去自我的女生“毒舌麦克斯”变成“恋爱脑少女”

羊城晚报记者 邵梓恒



恋爱脑少女被甩

友情和爱情该如何平衡？有些人会为“狐朋狗友”忽略了爱人，而有些人一旦谈起恋爱来，就完全把朋友抛在一边。凯特·戴琳斯在《娃娃脸》中扮演的朱尔斯就是这么一个“重色轻友”的人。

与《破产姐妹》中战斗力十足的麦克斯不同，朱尔斯是个“恋爱脑少女”，柔弱且不自信，一旦恋爱就会全情投入，不但与往日朋友渐行渐远，还有些与社会脱节。在首集中，相恋五年的男友向朱尔斯提出分手，朱尔斯想方设法挽留而不得，这才发现：这么多年来，她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——同居的公寓，是他的；社交活动以及日常生活，很大程度上也是围绕他展开。

对这种丧失自我的状态，朱尔斯深陷其中而不自知——就如“娃娃脸”这个刷屏，是男友对她的爱称。虽然她内心很不喜欢这个称呼，但从未在男友面前表达过自己的真实想法。

凯特·戴琳斯表示，《娃娃脸》中有自己的影子：“《娃娃脸》某种程度上让我想起了我特别不愿意回想的一段日子，二十来岁的时候，我的生活简直是一团糟。而这就是我做《娃娃脸》的最初动力。”

闺蜜才能拯救你

《娃娃脸》采用了一种虚实结合、带点奇幻色彩的表现方式，来讲述这个现代都市情感故事。朱尔斯失恋后登上了一辆失恋巴士，开来的是一个长着猫头的女司机，车上都是哭哭啼啼的失恋女生。车窗外的风景也很有趣，沿途是各式各样的女生，但说的话千篇一律：“我爱啤酒，我爱电子游戏，和其他女孩不一样，我超爱打游戏，要不要再喝一杯……”在猫头司机看来，这些都是因为爱情失去自我的女生。

这辆失恋巴士将带着这些女生去到闺蜜身边。就如猫头司机所说：“女人间的情谊是神圣且必要

的。现在这世道，最需要的就是姐妹情谊。记住了，女人们现在比以往更需要彼此。弃她们不顾，只会让你落得个孤独终老的结果。”

到了终点站，车上的女生陆续被闺蜜们接走，只有朱尔斯没有人接，工作人员告诉她原因：“五年来，你只顾着谈恋爱，冷落了朋友，所以你的朋友都——过！期！了！”痛定思痛的朱尔斯决定将失去的友谊找回来，但尴尬的是，因为太久没联系，她连好朋友的地址都记不得了。好不容易联系上往日好友麦迪逊和史黛拉，但朋友们却对她以往的作为耿耿于怀，就如麦迪逊所说：“多少年来，我们试着约你出来玩，但你表现得像我们要拉你进邪教一样。”

凯特·戴琳斯接受采访时表示，这样的设置很戳心，因为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在现实生活中碰到类似的情况：“而我通常是那个恋爱大过天的人，因为全身心投入一段感情，往往忽略了身边的人。”她表示，猫头司机在剧中是个神仙教母一般的角色，不时出现在朱尔斯眼前，帮助她成长。

继续挑战不可能

对于33岁的凯特·戴琳斯来说，担任《娃娃脸》的制片人，是她挑战不可能的又一次尝试。

虽然14岁就凭借出演《欲望都市》出道，但在《破产女孩》之前，凯特·戴琳斯经历了漫长的跑龙套生涯。父母不赞成她把演员作为职业，认为这个追求是她“最糟糕的想法”。她直言：“跟麦克斯一样，我没背景没靠山，家族里也没有当演员的先例，做这一行注定要挑战不可能。”

凭借《破产女孩》打响名头之后，凯特·戴琳斯就有了转向幕后的想法：“迈入制作领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。在那么长时间的《破产女孩》演出之后，是时候迈出新的一步。相对于继续出演情境喜剧，我更想将自己的一些创意投入到新项目中。”

事实上，《娃娃脸》基本由女性主导，执行制片人不但有凯特·戴琳斯，还有热辣的“小丑女”玛格特·罗比，剧本基本由女编剧完成，导演团队中女性也占一半以上。凯特·戴琳斯认为，起用女性团队，讲述女性故事，才能保证故事不会变形：“我们要讲述的是人们之间的友情，而非特指女性之间的闺蜜情，我认为每个人都会在角色中看到自己。”

谈角色
「冰山美人」内心非常简单

《剑王朝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，讲述身份神秘的市井少年丁宁（李现饰），历经种种磨练以剑逆袭的故事。见证并陪伴丁宁成长的人中，就有李一桐饰演的“小姨”长孙浅雪，她是昔日公孙大权贵门阀公孙家的大小姐，倾心于天下剑首梁惊梦。公孙家在变法中被灭门，公孙浅雪便化名长孙浅雪隐藏在梧桐落酒铺里，与丁宁一起谋划复仇。

“她因为在过往受到过伤害，所以用一个很大很厚的壳来保护自己，可是她的内心是非常简单和善良的。”在李一桐看来，长孙浅雪是一个外冷内热的“冰山美人”，性格和外在的冲突设定也是最吸引她扮演这个角色的地方，“我以前也演过高冷的人物，但没有一个像她这么一路冷下去，其实她的内心对爱很渴望。如何把握这个度，冷到什么程度，热到什么程度，

心里一定要有一个支点，对我来说也是表演上最大的挑战。”

日前的主创见面会上，李现透露了“丁宁是梁惊梦的转世”的真相，这也让长孙浅雪的情感有了圆满的归属。“她一直钟情的是梁惊梦，丁宁对她说来说就是从小带到大的外甥，是很亲近的亲人。她若有若无地觉得这个人很熟悉，有梁惊梦的影子，有一点模糊的感觉。”李一桐说，“她直到最后才恍然大悟，就跟观众一样，而丁宁是自始至终都知道真相的，所以这两个人的关系很有意思。”

“她因为在过往受到过伤害，所以用一个很大很厚的壳来保护自己，可是她的内心是非常简单和善良的。”在李一桐看来，长孙浅雪是一个外冷内热的“冰山美人”，性格和外在的冲突设定也是最吸引她扮演这个角色的地方，“我以前也演过高冷的人物，但没有一个像她这么一路冷下去，其实她的内心对爱很渴望。如何把握这个度，冷到什么程度，

李一桐用“我体寒”幽默回应网友们的评价：“我接某个角色不是为了能达到什么地步、火到什程度，或者说能赚多少钱、晋升到多少线，我忠于喜欢的事业，享受成为角色的过程。我一直觉得，想要的太多，人就不纯粹了。”

与邓伦合作《海棠经雨胭脂透》、与罗晋合作的《鹤唳华亭》以及和李现合作的《剑王朝》相继播出。三剧扎堆给李一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，却也伴随着“谁带都不火”的质疑。

李一桐用“我体寒”幽默回应网友们的评价：“我接某个角色不是为了能达到什么地步、火到什程度，或者说能赚多少钱、晋升到多少线，我忠于喜欢的事业，享受成为角色的过程。我一直觉得，想要的太多，人就不纯粹了。”

李一桐用“我体寒”幽默回应网友们的评价：“我接某个角色不是为了能达到什么地步